

上博藏楚竹书《用曰》篇试读一则

程少轩 蒋 文

(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上海 200433)

内容提要:《用曰》第4简和第19简应当能够连读,其中的关键文句可校读为:“^之之无综,而亦不可□;□法有纪,而亦不可阻;民道烦多,而亦不可罣。有味昧其不见,而昭其甚明;有泯泯之不达,而散(灿?)其甚彰。”《用曰》篇应有道家的思想来源。

关键词:竹书 《用曰》 道家思想

中图分类号:K877.5

文献标识码:A

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六》^[1]的《用曰》是一篇颇难读懂的文献。其中第19简有如下一段话:


又昧其不见,不邵其甚明。又泯=之不达,而散其甚章。^[2]


原整理者除指出“邵”字当读为“昭”外,对该句的其余字词皆未出注。

我们认为句中的“章”当读为“彰”。“章”和“彰”是古今字的关系。出土文献中“章”常用来表示“彰显”的“彰”。如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二》中《从政》篇之“显^上勸信则伪不章”^[3]以及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五》中《季康子问于孔子》篇之“因古册礼而章之母逆,百事皆静行之”^[4],两处的“章”都读为“彰”。

文献中“明”和“彰”意义相关,常为偶句。如《黄帝内经》里说:“五音不彰,五色不明。”^[5]《老子》中提到“不自见,故明;不自是,故彰”,以及“自见不明,自是不彰”等语^[6]。沈培先生已经指出:“句子前后一说‘其甚明’,一说‘其甚彰’,语义相同。”^[7]细察文义,并结合《用曰》通篇多韵语的情况,我们感到这两句话句式应该是相同的,意义上也应该是相同或相对的。因此我们很怀疑第19简此句抄写有错漏——“昧”下脱漏了重文符号,“邵”前的“而”字误抄为“不”。在抄写不精的楚简中,时有出现错漏的情况。如同属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六》的《孔子见季桓子》篇抄写颇为凌

乱,其中简1-4“斯闻之盖贤者是能亲仁=者是能行圣入之道”,全句应该读为“斯闻之,盖贤者是能亲仁,亲仁者是能行圣入之道”^[8],原简文在“亲”后脱漏了重文号。《用曰》通篇抄写质量不高。例如:

该篇第9简把“内外独众”的“外”抄成“”。又

如:第18简的“谏”字,在第17简误抄为“”。因此,《用曰》篇出现我们怀疑的错误,不是不可能的。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,原句应读成:

有味昧其不见,而昭其甚明;有泯泯之
不达,而散(灿?)其甚章(彰)。

前面我们提到,这两句话句式应该是相同的,意义上也应该是相同或相对的。《用曰》篇中前后两句对应联绵词的情况很多。如“毋事漠漠”对应“宁事赫赫”;“曼曼束束”对应“兢兢险险”;“兢兢”对应“漠漠”。这里将“昧”后添加上重文号,读为“昧昧”,可以与“泯泯”对应。而将“不”校正为“而”,也与后面的“而”对应。从句式对称的角度看,这样推测有一定的合理性。

我们将简文如此校读,不但使之句式对称,而且还能使其文意得到疏通。“昧昧”、“泯泯”都是古书习见的联绵词。“昧昧”义同“冥冥”、“茫茫”、“漠漠”,“泯泯”义同“昏昏”、“混混”、“闷闷”、“浑浑”,这些词皆有混沌迷茫、令人的感官不易觉察的意思。

收稿日期 2009-03-23

作者简介 程少轩(1984~),男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古文字学。

蒋 文(1986~),女,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:古文字学。

“有味味其不见”是说“有蒙蒙昧昧不易看见的东西”，意思很明确。与“不见”相对而言，“不达”当然也是说感官不易察觉。古语中“达”经常用作感知动词，古书习见“达于五声”、“达于五味”之类的话。如《吕氏春秋·不苟》说：“戎人不达于五音与五味。”^[9]《吕氏春秋·遇合》说：“凡能听音者，必达于五声。”^[10]“有味味其不见”与“有泯泯之不达”显然是上下互文。

道家文献或思想倾向于道家的文献经常用上面提到的“冥冥”、“昏昏”一类词来形容“道”，说“道”无形，不易被感知。如《庄子·在宥》说：“至道之精，窈窈冥冥；至道之极，昏昏默默。”^[11]又如《管子·内业》说：“夫道者所以充形也，而人不能固。其往不复，其来不舍，谋乎莫闻其音，卒乎乃在于心，冥冥乎不见其形，淫淫乎与我俱生，不见其形，不闻其声，而序其成谓之道。”^[12]这样的例子古书里很常见。值得注意的是《韩非子·解老》中的一段话：

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……以为近乎，游于四极；以为远乎，常在吾侧；以为暗乎，其光昭昭；以为明乎，其物冥冥；而功成天地，和化雷霆，宇内之物，恃之以成。凡道之情，不制不形，柔弱随时，与理相应。^[13]

“以为暗乎，其光昭昭；以为明乎，其物冥冥。”这是一种辩证的思想。这种蕴含辩证思想的文句，在道家文献或思想倾向于道家的文献中多见。如《六韬·文韬》中说：“曼曼绵绵，其聚必散。嘿嘿昧昧，其光必远。”^[14]《庄子·知北游》说：“夫昭昭生于冥冥，有伦生于无形。”^[15]《庄子·天地》说：“视乎冥冥，听乎无声。冥冥之中，独见晓焉；无声之中，独闻和焉。”^[16]《吕氏春秋·离谓》说：“惑者之患，不自以为惑，故惑惑之中有晓焉，冥冥之中有昭焉。”^[17]“有味味其不见，而昭其甚明”所蕴涵的道理与上引文句十分类似。

只有“散”的释读尚存疑问。按上面的分析，“散”应该与“昭”意义相同或相近。不过循此线索，却很难找到非常合适的词。陈剑先生审阅文章初稿后疑“散”可读“灿”，我们将此说写出供大家参考：“有味味其不见，而昭其甚明；有泯泯之不达，而散（灿？）其甚彰。”大致的意思是：有蒙蒙昧昧、混沌沌沌的不易看见、不易感觉的东西，一经昭显，却特别鲜明彰著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知晓《用曰》这段短文的意思，也可以断定《用曰》篇至少这一章节应

属道家学派。

再来看《用曰》的第4简，其简文为：

摄好弃尤，五刑不行。阴则或阴，阳则或阳。民日愈乐，遭相代融。社之无综，而亦不可□

曹峰先生首倡此简下接第14简^[18]，李锐^[19]、王兰^[20]等学者从之。第14简的文字如下：

用曰：毋事縻（漠漠）。强君梳政，惕（扬？）武于外。克猎戎事，以员四戈。制法节刑，悉（恒？）极（？）民赧败。设（？）其有绝图，而难其有惠民。心（？）……

曹峰先生认为，第4简简末为“而亦不可□”，第14简以“用曰”开头，两简相接，正好构成《用曰》篇常见的“否定词+‘用曰’”的形式。曹先生还认为，从内容上看，第4简有“五刑不行”、“民日康乐”，第14简有“制法节刑”、“而难其有惠民”，两者是相反相承的。






细察文义，曹先生将第4简与第14简连读的证据其实是很薄弱的。《用曰》篇文句佶屈聱牙，而且尚不清楚保存是否完整，单纯依靠“否定词+‘用曰’”来断定两简连读是靠不住的。第14简“用曰”所述仅仅是“毋事縻縻”，而“制法节刑”、“而难其有惠民”是另起一章的内容。从目前比较确定的一个编联组5-13-6-3来看^[21]，三段“用曰”分别说“不纪于天，而纪于人”、“唇亡齿寒”、“远君远戾”，每一个独立语段之间的意义联系并不密切。再者，李锐先生将第4简置于第11简后^[22]，据文意看很可能是正确的。如果李锐先生的这一编联成立，则“五刑不行”很有可能是上段“用曰”中的内容，因为紧接“五刑不行”的“阴则或阴，阳则或阳”更像是“用曰”所引的格言警句。而按照李锐先生的编联，简文中“康”、“行”、“阳”押阳部韵，韵律十分和谐，这更使我们相信这一句不是“用曰”前的叙述文字。综上，将第4简与14简连读难以找到确切依据。


我们认为：第4简实际应与第19简编联。两简连读为：

……社之无综，而亦不可□；□【简4】法有纪，而亦不可阻；民道烦多，而亦不可罢。有味味其不见，而昭其甚明；有泯泯之不达，而散（灿？）其甚彰……【简19】

前面已经讨论了第19简的“有味味其不见，而昭其甚明；有泯泯之不达，而散其甚彰”句，并认为该句含有道家的辩证思想。将其置于第4简后，我们可以发现该句其实是承接前面一段叙述的。

先来看“民道烦多”这句。“烦”原作“𦏧”。该字又见于郭店和上博本《缙衣》，在今本《缙衣》中与之对应的字为“烦”^[23]。“烦多”一词，文献中多用以形容法律烦琐冗杂。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：“今律令烦多而不约。”^[24]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：“又好变改制度，政令烦多。”^[25]“民道”一词，当也指制约民众的法律。该句末一字隶定为“𠄎”，我们认为当读为“罟”。“罟”原意为网，引申为“法网”，如《诗经·小雅·小明》：“岂不怀归，畏此罪罟。”^[26]该句意思很清楚，是讲针对百姓的法律烦多，但还是不能制约民众。

再看前一句，“□法有纪”，“法”字原形为，整理者释为“定”。我们认为该字当释为“乏”，读为“法”^[27]。上博本《缙衣》第14简“法”字作。传抄古文中“法”多作类似形，如（《古文四声韵》引《石经》）、（《古文四声韵》引《樊先生碑》）、（《汗简》第4页下）。对这些字，黄锡全、李零、魏宜辉、冯胜君诸位先生已有详论^[28]。这里的“纪”当为“纲纪”之“纪”。句首脱去一字，当在第4简简末。我们推测可能是表示“制订”或“持有”一类的词。全句意为“（制定/持有）法律和纲纪不能阻止老百姓的违法行为”^[29]。

第4简简末一句，字原整理者隶定为𦏧。李锐先生认为该字形当为《缙衣》“从容有常”之“从”，并根据陈剑先生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一文径隶定为“琮”^[30]。我们认为这个字从“彡”，当读为“综”。“综”与“纪”皆有综理、治理的意思。在这两句中，“无综”与“有纪”应当是对应的。“𦏧”字战国简中常见，一般读为“功”。这里的“𦏧”很可能也读为“功”，但该句末一关键字残损，我们无法知晓“𦏧”的准确含义。“𦏧”与“□法”对言，那么第4简“而亦不可”之下所残的一字也应是“阻”意义相近或相反的一个动词，而且很可能是押鱼部韵的。

这三句话均以四字开头，然后以“而亦不可~”作为结语，用排比句式，结构整齐，文气贯一。三句当是论述不能以苛法治民。其后以“有昧昧其不见，而昭其甚明；有泯泯之不达，而散其甚彰”为譬，十分恰切。

另外，曹峰先生及王兰先生认为第4简简尾仅残一字，但我们认为实际残了两字。观察整篇的彩

色图版，似乎第4简简尾仅余一字之空间。但细察其上端的编绳痕迹，我们发现该简放置较之其他各简为低，这样就显得简末残损得不太多了。《用曰》篇书写较为密集，如第13简，一直书写到简尾不能再写字为止。所以第4简残损处能容两字当无问题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相信《用曰》篇第4简与第19简能够连读。

[1]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·（六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。

[2]“邵”字整理者原释为“邵”，细审图片该字实际从“口”，当隶定为“邵”。“甚”字原整理者释为“可”，沈培先生在《〈上博六〉字词浅释（七则）》（简帛网，2007年7月20日：[EB/OL][2007-7-20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42）一文中将之改释为“甚”，正确可从。

[3]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第79页。

[4]马承源主编：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（五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，第59页。

[5]清·张志聪：《黄帝内经灵枢集注》，学苑出版社2006年，第514页。

[6]朱谦之：《老子校释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，第92、98页。

[7]沈培：《〈上博六〉字词浅释（七则）》，简帛网，2007年7月20日：[EB/OL][2007-7-20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42。

[8]陈剑：《〈上博（六）·孔子见季桓子〉重编新释》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（第二辑）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，第160~187页。

[9][10][17]陈奇猷：《吕氏春秋新校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第1592、822、1187页。

[11][15][16]清·郭庆藩：《庄子集释》，中华书局1961年，第381、741、411页。

[12]黎翔凤：《管子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04年，第932页。

[13]清·王先慎：《韩非子集解》，中华书局1998年，第147页。

[14]张元济辑：《续古逸丛书·子部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，第478页。


[18]曹峰：《上博六〈用曰〉篇札记》，简帛网，2007年7月12日：[EB/OL][2007-7-12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0。

[19][22]李锐：《〈用曰〉新编（稿）》，简帛网，2007年7月13日：[EB/OL][2007-7-13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4。

[20]王兰：《上博六〈用曰〉编联》，简帛网，2007年10月13日：[EB/OL][2007-10-13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731。

- [21]陈剑:《读〈上博(六)〉短札五则》,简帛网,2007年7月20日:[EB/OL][2007-7-20]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43。
- [23]今本《缁衣》作“民是以亲失,而教是以烦”。参朱彬:《礼记训纂》,中华书局1996年,第809页。
- [24][25]《汉书》,中华书局1962年,第1103、4140页。
- [26]《诗经》,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本,1980年,第464页。
- [27]周波:《战国时代各系用字差异研究》,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8年。
- [28]黄锡全:《汗简注释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,第107页;李零:《上博楚简校读记(之二):〈缁衣〉》,朱渊清、廖明春主编《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书店2002年,第410页;魏宜辉:《楚系简帛文字形体讹变分析》,第

四章《增繁讹变》,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2003年,第53~54页;冯胜君:《论郭店简〈唐虞之道〉、〈忠信之道〉、〈语丛〉一~三以及上博简〈缁衣〉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》,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,2004年,第265~266页。

[29]《用曰》第8简还有一个字,我们认为其上半很有可能也是“乏”。

[30]李锐:《〈用曰〉新编(稿)》,简帛网,2007年7月13日: http://www.bsm.org.cn/show_article.php?id=614; 陈剑:《释“琮”及相关诸字》,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编《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论文集》,2006年11月,后收入氏著《甲骨文考释论集》,线装书局2007年,第273~316页。

A Note on *Yong Yue* of the Chu Bamboo Slips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

CHENG Shao-xuan JIANG Wen

(Center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, Fudan University, Shanghai 200433)

Abstract: The 4th and the 19th slips of the bamboo text *Yong yue*, which is in vol. 6 of *Bamboo Document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Shanghai Museum* should be arranged in the same section. Its key sentences are parallel. Perhaps the thought of this section originates from the Taoism.

Key words: the bamboo text; *Yong Yue*; Taoism

《东南文化》订阅启事

《东南文化》杂志是由南京博物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期刊,1985年创刊,20多年来已出版200余期,深受海内外文化界、学术界、收藏界的推崇,被录入中文核心期刊、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、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等。

《东南文化》于2009年改版后,定位于中国大陆东南及港、澳、台地区乃至日、韩等东亚诸国文化遗产的探索、研究、保护、展示与利用等,加强了对文化遗产从保护、研究、管理到继承、欣赏、展示诸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成功实践的关注,以适应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新内容、新趋势和新要求,凸现文化遗产地位,彰显东南地域特色,并努力打造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的交流与合作的平台,从而推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事业取得新的更大的发展。主要栏目有:东南论坛、遗产保护理论、考古探索、地域文明、博物馆新论、专题研

究、十竹斋艺谭等,图文并茂、印刷精美。

本刊为大16开本,128页。全年6期。国内外公开发行,国内邮发代号28-236。全年订费165.00元(含邮资),国外订户每年订费为120美元(单价20美元)。凡读者直接向编辑部订购,可获书价8折优惠。我刊在收到订单及书款后,即发杂志。

另外本刊尚有部分过期刊物,欢迎选购。

通信地址:南京市中山东路321号

南京博物院《东南文化》杂志社

联系人:何刚

邮政编码:210016

电话:(025)84806201

E-mail:dnwh@chinajournal.net.cn

《东南文化》编辑部

2010年10月